

卡门

爱情鸟困在了宗教与
道德的荆棘里

丛书主编 刘志权



世界经典中篇坊

WORLD CLASSIC

传承文学传统
再塑文学精神

Prosper merimee

[法] 梅里美 等 著
杨翠平 等 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卡门

爱情鸟困在了宗教与
道德的荆棘里

〔法〕梅里美等著
杨翠平等译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卡门 / (法)梅里美等著;杨翠平等译. —南京:
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14.1
(世界经典中篇小说坊)
ISBN 978-7-5399-6504-8
I. ①卡… II. ①梅…②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世界 IV. ①I14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71531 号

书 名	卡门
著 者	[法]梅里美 等
译 者	杨翠平 等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652×960 毫米 1/16
印 张	16
字 数	206 千字
版 次	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6504-8
定 价	29.5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001 卡门
[法] 梅里美 著 杨翠平 译
- 061 窄门
[法] 纪德 著 罗红霞 译
- 171 阿列霞
[俄] 库普林 著 石玲玲 译

卡 门

[法] 梅里美 著 杨翠平 译

第一章

女子命运皆辛苦
只有两度欢乐处
一是浓情蜜意时
二是脱离红尘际

——帕拉迪乌斯

地理学家们认为门达^①古战场在马尔贝拉^②以北八公里,今天蒙达^③附近的巴斯图利-波尼^④境内。我总觉得他们的说法毫无根据。根据无名氏所著的《西班牙战争》^⑤,以及奥苏那公爵^⑥收藏的一些资料来看,我推断这个值得纪念的古战场应该在蒙蒂利亚^⑦附近,恺撒曾在此地与共和国士兵决一死战。一八三〇年的秋天,我恰好在安达卢西亚,为了解除萦绕于心的疑团,我决定作一次长途旅行。我希望,自己即将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,能够扫除那些求真

① 门达:西班牙的一座古城。

② 马尔贝拉:安达卢西亚的一个城市,在西班牙南部。

③ 蒙达:位于今西班牙的马拉加城西南方向四十五公里处。

④ 巴斯图利-波尼:古西班牙的省名,因腓尼基的巴斯图利部族曾在此定居而得名。

⑤ 《西班牙战争》:是关于恺撒远征西班牙的一部珍贵史料,作者的具体姓名无可考,一说为某古罗马的军官所作。

⑥ 奥苏那公爵(1579—1624):西班牙政治家,收藏有大量古罗马和古希腊以及当时欧洲著名手稿和珍本,大都保存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立图书馆里。

⑦ 蒙蒂利亚:西班牙南部城市。

的考古学家心头的疑虑。但在我的论文让欧洲地理学界的这个难题迎刃而解之前,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。它不会妨碍我们判断蒙达所在地何处的这个有趣问题。

我在科尔多瓦^①雇了一个向导,租了两匹马,仅带着几件衬衫和恺撒的《出征记》就上路了。烈日炎炎,我在加塞那平原的高地上颠簸前行,疲累交加,饥渴难耐。打心底咒骂着恺撒和庞贝的儿子们。突然,我眼前一亮,在我前行的小径远处有一片碧绿的草地,灯芯草和芦苇星星点点散落其间。这意味着附近一定有水源。等我走近才发现,那并非草地而是一片沼泽。一条小溪在其间蜿蜒流淌,看来发源于卡布拉山脉的两座高峰的峡谷之中,流到沼泽里就消失了。如果逆流而上,我相信,一定能找到更清冷的泉水,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水蛭和青蛙,或许还能在岩石间找到更清凉的休息地。刚进峡谷,我的马就一声嘶鸣,另一匹马也在后面随声应和。我继续前行约百步,峡谷豁然开朗,宛如进入一个天然的圆形角斗场,四周高耸的峭崖把空地荫蔽起来。对旅行者而言,再也找不到比这更好的休憩地了。在笔直的岩石脚下,清泉翻腾跳跃,奔流到小潭,潭底雪白的细沙清澈可见。五六棵绿橡树挺立潭边,终年不受风吹,又有泉水滋润,用浓密的绿叶遮蔽着小潭。水潭边有一片细密油亮的草地,仿佛为旅者铺设的软榻,就算你找遍方圆四十公里的旅店也难寻得。

看来这片桃源胜地首位发现者的殊荣并不归我,我进去时,已有一男子正在此处休息。马嘶声把他惊醒,他站起身,朝他的马走去。马趁主人午休时机,已在附近草地饱餐一顿。这男子年轻健壮,中等身材,目光阴沉傲慢。原来可能很漂亮的肤色,在阳光的曝晒之下,变得比他的头发还要黑。他一只手拉着马的缰绳,另一只手握着一支短筒枪。我不得不说,这支枪和这个男人凶神恶煞的表情,使我有些惊愕。尽管我听到关于强盗的事已经很多,但迄今为止还未亲眼见过强盗,所以我并不相信有什么强盗。再说,我见过

① 科尔多瓦: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地区的一个城市。

不少忠厚老实的农民全副武装地去赶集，所以并不能因一支武器就怀疑陌生人有歹意。而且，我心里琢磨着，就算他拿了我的衬衫和那本埃尔泽维尔版的《出征记》又有什么用呢？于是我对这个拿枪的男子友好地点了点头，并微笑着问他，我是否打扰了他的午睡。他没有理睬我的问候，而是上上下下打量着我。审视的结果仿佛令他十分满意。他又照样把我那个刚赶来的向导打量一番。向导吓得脸色苍白，猛然停住了脚步。“坏了，真碰上强盗了！”我心里想着。但谨慎起见，我并没有露出慌乱的神情。我镇定自若地跳下马，吩咐向导卸下马鞍，然后跪在泉边，将双手和头都浸在凉爽的清泉里；我趴在泉边，将肚皮紧贴着地面，深深吸了一大口泉水，就像基甸手下无能的士兵一样。^①

这时我悄悄观察那陌生男子和我的向导。向导似乎很勉强地走过来；陌生男子对我们好像也没什么恶意，因为他已经放开马，原来平举着的短筒枪，现在也已枪口朝下。

我认为没必要因遭到轻视而动气。我躺在草地上，舒展四肢，平静地问持枪男子是否带着点火的东西。边说边掏出自己的雪茄盒。陌生男子仍旧一言不发，他摸索了一会儿，掏出火石，接着扔给我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没有原来那般冷漠生硬了，但手里仍紧紧握着枪。我点着雪茄后，又拣了支最好的，问他是否也来一个。

“好的，先生。”他答道。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，我留意到他 S 的发音方式并不像安达卢西亚人，^②因此我推断，和我一样，他也是个游客，但肯定并非考古学家。

① 《旧约·士师记》中，基甸率领以色列人抗击米甸人，“耶和华对基甸说，凡用舌头舔水，像狗舐的，要使他单站在一处，凡跪下喝水的，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。于是用手捧着舐水的有三百人，其余的都跪下喝水。耶和华对基甸说，我要用这舐水的三百人拯救你们……”

② 安达卢西亚发 S 音时送气，与发柔音 C 和 Z 时混同，而西班牙人将柔音 C 和 Z 读如英语之“th”。所以只要听人说“Senior”（先生）这个字，就知道他是否安达卢西亚人。——作者原注

“这个您一定觉得不错。”我说着，递给他一支正宗的哈瓦那^①上等雪茄。

他向我轻轻点头，就着我的雪茄把自己的那支点着，又向我点头致谢，然后高兴地享受着手中的雪茄。

“啊！”他抽了一口，慢慢地把烟从嘴和鼻孔里喷出来，大声说了一句，“我很久没有抽烟了！”

在西班牙，一支雪茄递过去并被接受就是一段友好关系的开始，正如东方人分享面包和盐一样。这人比我想象中的善于交谈。他称自己是蒙蒂利亚人，但他似乎对当地情况并不了解。他不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幽谷的名字，也说不出附近有什么村子。当我问他在附近是否看见过断壁残垣，凸边的瓦片，刻有花纹的石块时，他坦言从未注意到这些东西。相反，他对马颇有研究。他对我的马批评了一番，这当然轻而易举；然后又在我面前夸耀自己的马，说它是匹出自科尔多瓦养马场的纯正血统的宝马。它的确是匹好马，极为耐劳，据它主人说，它曾一天奔驰一百二十公里，疾驰连着飞奔，速度极快。谈兴正浓时，陌生人戛然而止，仿佛很吃惊也很懊悔自己说了那么多话。“实际上，我正急着赶去科尔多瓦，”他继续说道，“有一件案子，我想求法官……”他似乎有点难为情，边说边看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。见他这样，安东尼奥赶紧垂下了眼睛。

清泉和绿荫让我心旷神怡。突然我记起在蒙特利亚出发时，朋友们曾将几段美味的火腿塞到了我向导的褡裢里。我吩咐向导拿出火腿，然后邀请这个陌生人和我们一起随便吃点午餐。刚才他说自己很久没有抽烟了，我看他倒像是两天两夜粒米未沾了。他狼吞虎咽地吃着，我想这个可怜人遇到我真是遇到大救星了。我的向导却吃得不多，喝得也很少。开始上路时，他滔滔不绝，口若悬河，现在却一声不吭。这位不速之客的出现似乎让他很不自在，两个人都存有戒心，我也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。

^① 哈瓦那：以产高质量的雪茄闻名于世。

转眼间，面包渣和火腿屑都被一扫而光。我们俩又各自点上第二支雪茄。我吩咐向导把我们两人的马匹套上，准备向我的这位新朋友告别。他问我打算在哪里过夜。

我还没来得及注意到向导给我的暗示，便说我打算到奎尔沃客店入住。

“那客店糟透了！先生，对您这样的人来说……我也到那儿去，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咱们一起走吧。”

“好极了！”我说着上了马。向导拉着我的马镫，又向我使了使眼色。我耸了耸肩作为回答，想让他知道我心中有数。接着我们就上路了。

安东尼奥频频给我使眼色，神情很不安，再加上陌生人不经意的口误，尤其是他说一天竟然奔驰了一百二十多公里的事和不太恰当的解释，已经让我对这位旅伴的身份有了一些怀疑。毫无疑问，我正和一个走私贩或是强盗同行。那又何妨？我很了解西班牙人的性格，一个和你吃过饭抽过烟的人是没什么可怕的。有他在，还能避免我们遇见其他图谋不轨的人。再说，我很想知道一个强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我很高兴并不是每天都能遇到这样的机会的。和一个危险人物在一起，尤其是觉得他既温柔又驯善的时候，多少总有点意思。

我希望陌生男子能逐渐向我道出真心话。所以，不管向导如何向我使眼色，我全都视而不见。我开始谈论大道上的劫匪，当然是满怀敬意的。当时，安达卢西亚有个名叫何塞·马利亚的强盗赫赫有名。他的事迹脍炙人口。我在心里琢磨着，“他不会就是何塞·马利亚吧？”我极尽所能地大谈特谈这位好汉的事迹。当然全是颂扬之词，并对他的勇敢和仗义表示了高度赞赏。

“何塞·马利亚不是好人。”陌生人不屑地说。

“这是他的自我鉴定还是过分的谦虚呢？”我暗暗忖测。现在我能肯定他就是何塞·马利亚了。一路上我都在暗暗打量这位旅伴，在安达卢西亚的城门上都贴着带有他头像的告示。“没错，准是他……金发碧眼，小手大嘴，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；身上的衬衣总是

整洁得体，绦绒上装还缀着银扣子，脚上有白皮护腿，坐骑是枣红色的……一丝不差！但他既然不愿透露大名，还是不要说破为好。”

我们到了小客店。就像他描述的那样，条件极其简陋寒碜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差的小店。小店只有一间大屋子，既是厨房，又是饭厅，还兼作卧室。大屋中间架着一块大石板，上面生着火，屋内离地面不过一尺来高的地方，弥漫着一团团浓烟，又拥挤着从屋顶的大洞中冒出去。沿墙边贴地铺着五六张驴皮，就算是旅客的床铺了。离屋子，或者说离我刚才说的那间大房子二十步外有一个草棚，就算是马厩。这个可爱的住处没有其他人，至少当时是这样。只有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十到十二岁的小姑娘，她们浑身黑不溜秋，衣衫褴褛。“难道这就是古代门达-巴蒂加^①子民的所有遗产吗？”我心想，“哦，恺撒！哦，萨克斯蒂斯·庞贝！如果你们能死而复生，肯定会惊讶不已！”

老妇人见到我的这位旅伴，十分惊喜，她惊叫了一声：“哦，唐何塞老爷！”

唐何塞皱了皱眉头，威严地挥了挥手，打断了老妇人的话。我转过头，暗暗对向导使了个眼色，告诉他，我完全了解今夜这个同伴的身份，他没必要再向我暗示。我们的晚餐比预料中的丰盛。饭摆在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上。鸡丁炒米饭，放了很多辣椒，然后是油淋辣椒，最后一道菜是“加斯帕乔”，一种辣椒拌的沙拉。这三道菜都很辣，辣得我们不断打开羊皮酒囊喝蒙蒂利亚葡萄酒，这酒味道好极了。酒足饭饱后，我一眼看见了挂在墙上的曼陀铃^②。曼陀铃在西班牙随处可见，于是我问那个招待我们的小女孩会不会弹。

“我可不会，”她答道，“不过唐何塞弹得可好了！”

“我是否可以请您为我们弹奏一曲？”我问唐何塞，“我非常喜欢你们的民族乐曲。”

① 门达-巴蒂加：巴蒂加为古罗马帝国之行省，即今日之安达卢西亚，曾极一时之盛。

② 曼陀铃：西班牙弹拨乐器，有点像我国古代的琵琶。

“我无法拒绝像您这样一位谦谦君子，何况您还请我抽了那么好的雪茄。”唐何塞快活地大声说道，接着向那孩子要来曼陀铃，自弹自唱起来。他的歌声听起来优美悦耳，但粗犷深沉，曲调哀伤怪诞，至于歌词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

“要是我没弄错的话，”我对他说，“你刚才唱的那首歌不是西班牙曲子，却像我在外省^①听过的《佐尔齐科》^②。歌词大概是巴斯克语。”

“没错。”唐何塞脸色阴沉地答道。他将曼陀铃放在地上，双臂交叉在胸前，阴郁而悲伤地注视着那堆即将熄灭的柴火。他的脸在灯光的照耀下，显得高高在上又冷酷无情，使我想到弥尔顿笔下的撒旦。也许同撒旦一样，我的同伴也想起了久别的家乡，抑或是想起一时失足而四处漂泊的身世。我想再次挑起话题，但他缄默不语，沉浸在无边的愁思之中。老妇人已在房子的角落里睡下，睡处系了根绳子，挂着条千疮百孔的布帘来遮挡视线。小女孩也跟着钻进了这个专为女客使用的地方。这时，我的向导站了起来，叫我和他一起去趟马厩。但听到这句话时，唐何塞似乎突然惊醒，厉声问他要去哪里。

“去马厩。”向导答道。

“去干什么？马已经喂过了！你可以睡在这儿。先生肯定会同意的。”

“我担心先生的马病了。我想让先生亲自去看看，也许他知道该怎么治。”

很明显，安东尼奥是想单独和我谈谈。但我不愿引起唐何塞的疑心，而且按照当时的情形，我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表示绝对放心。因此，我对安东尼奥说，我对马完全是外行，而且我也困了。唐何塞随他去了马厩，很快就独自回来了。他告诉我马没有事，但我的向导认为这马是匹宝马，使用自己的上衣给它擦身，让它发汗。看样

① 指有特权的省份，如阿拉瓦、比斯开、吉普斯夸和纳瓦拉的一部分，使用巴斯克语。

② 《佐尔齐科》：巴斯克民间舞曲。

子他觉得这项工作十分惬意，打算干个通宵。这时，我已在驴皮毯子上躺下，用大衣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避免接触到毯子。唐何塞要求睡在我旁边，希望我原谅他的这个冒昧之举。他在我身边躺下，正对着门，当然没有忘记为枪支换上导火线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当枕头枕着的褥垫下面。我们互道晚安，不多久，便沉沉睡去了。

我大概是太累了，竟然能在这样的地方睡着。但一个钟头以后，浑身奇痒难熬，睡下不久便醒了。当我弄清缘由后，我起身走到屋外。我情愿露宿屋外，也不想在里面活受罪了。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门口，从呼呼大睡的唐何塞身上跨过去。他睡得很沉，我走出房间居然没有惊醒他。门口摆着一条宽条凳，我在上面躺下，以此度过下半夜。在我第二次闭上眼时，觉得有个人影和马的影子从我面前闪过，人和马居然没有发出丝毫声响。我翻身坐起，认出是安东尼奥。看到他此时从马厩走出，感到很奇怪，我起身朝他走去。他先看到我，便停下了脚步。

“他在哪儿？”安东尼奥小声问我。

“在客店里，睡着了。他不怕臭虫，你为什么把马牵走？”

这时我才发现，为了走动时不发出声音，安东尼奥小心翼翼地用破毡片把马蹄裹上了。

“看在上帝份上，您小点声，”安东尼奥说，“您不知道这人是谁。他就是安达卢西亚赫赫有名的强盗何塞·纳瓦罗。今儿个整整一天，我一直给您递眼色作暗示，但您却全不理睬。”

“他是否强盗与我何干？”我回答道，“他又没偷我们抢我们，我敢打赌，他连想都没想过。”

“可能吧，但是，谁能向官府举报他，就可以得到二百杜卡托^①的奖赏。我知道离这里六公里外有一个骑兵营，不用等到天亮，我就能带几个强壮的人来。我本想把他的马也牵走，但那畜生凶得很，除了纳瓦罗谁也别想靠近他。”

① 杜卡托：一种古金币名称。

“见你的鬼去吧！”我对他说，“那个可怜人哪儿招你惹你了？你想告发他？再说，你能肯定他就是你所说的大盗吗？”

“完全肯定！他刚才跟我去马厩，对我说：‘你似乎认出我是谁了，如果你敢向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我是谁，我就把你的脑袋打开花！’先生，您留在这儿，和他呆在一起。他知道您在这儿，就不会起疑心了。”

谈话间，我们已经远离了那间客店，不会有人听见马蹄的声音了。转眼之间，安东尼奥把裹在马蹄上的破布扯掉，准备上马。我连恳求带威胁地想阻止他。

“我是一个穷光蛋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不能眼睁睁看着到手的钱财溜走，而且我这样做，还能为地方上除一害。不过，您要小心！如果纳瓦罗醒了，他会立刻抓起他的短筒枪，您可千万要小心！至于我，事已至此已无退路。您自己多保重吧！”

说话间，这卑鄙小人已翻身上马，连踢马肚，很快便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
我对向导的举动甚为恼火，同时深感不安。我考虑了半天，心中已有打算，我回到客店。唐何塞还在酣睡，大概正在弥补近几天奔波的劳累和困倦。我用了很大的力气才将他摇醒。我永远忘不了他凶狠的表情和扑向短筒枪的动作，幸好我提前把枪放在了离他较远的地方。

“先生，”我对他说，“请原谅我的打扰，但我想冒昧地问您一句：当您看到五六个骑兵用枪指着您时，您还有心情睡觉吗？”

他猛地跳了起来，恶狠狠地问：

“这是谁告诉你的？”

“消息确凿无疑，您也无须知道它从何而来。”

“一定是您的向导出卖了我，我饶不了他！他在哪儿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在马厩……我想……但有人告诉我……”

“谁告诉您？不可能是老婆子……”

“我不认识的一个人……别再问了，您是不是打算在这儿坐等

骑兵来？如果不想这样，就别浪费时间，如果您愿意，那我很抱歉扰了您的好梦，祝您好运！”

“哼，您的向导！您的向导！我早就开始怀疑他了……不过，我会和他算账的……再见了，先生。您可帮了我的大忙，上帝会保佑您的。我并不完全像您想象的那样坏……是的，发生在我身上的遭遇还是值得正人君子同情的……再见了，先生……我唯一遗憾的是不能报答您的恩情。”

“如果您要报答我，唐何塞，那就请您答应我，别怀疑任何人，也别想着报复。我这儿还有几支雪茄，你留在路上抽吧。祝您一路平安！”说罢，我向他伸出了手。

他一声不吭地握了握我的手，拿起短筒枪和褡裢，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和老妇人说了几句话，接着奔向马厩。不一会儿工夫，我便听到了他在旷野上奔驰的声音。

我在长凳上躺下，但无心睡眠。我不禁问自己，到底该不该把一个强盗，或者杀人犯从绞刑架上解救下来，仅仅由于我和他一起吃过火腿和米饭？我这不是出卖了我那站在法律一边的向导吗？我这不是为他招来罪犯的报复吗？可是，法律的人情何在？……我对自己说：真是无知之见，这个强盗将来所犯的罪，我是要负责的呀……不过，这种出自良心本能的判断算是一种偏见吗？也许在我当时的两难处境中，怎么做都会后悔。我仍为我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犹豫不决时，突然看见六个骑兵闯进了客店，安东尼奥小心翼翼地尾随其后。我迎上前去，告诉他们强盗两个时辰之前就逃走了。他们盘问了老妇人，她回答说，她认识纳瓦罗，但她一个孤苦老人是不敢冒着生命危险向官府告密的。她还说，他每次来，习惯上都是半夜就走。至于我，则被要求到离这几公里之外的一位政府官员那里验明护照，并签署陈词，然后才能获得允许，继续进行我的考古研究。安东尼奥对我心怀不满，怀疑是我使他到手的二百杜瓦托落了空。然而，在科尔多瓦，我们还是客客气气地分了手。我在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，给了他一笔不小的酬劳。

第二章

我在科尔多瓦停留了数日。有人告诉我，多明尼各会的图书馆里有一些手稿，也许我在上面能发现一些和门达有关的轶事。那儿平易近人的神父们热情地接待了我。我白天就在他们的修道院里度过，晚上则到城里溜达。在科尔多瓦，傍晚时分，总有一大群悠闲的人聚集在瓜达尔基维尔河的右岸。那儿充斥着一种刺鼻的皮革味。制革业在此地历史悠久，现今仍著称于世。此外，这里还有值得一看的奇观。晚祷钟声敲响前的几分钟，一大群女子会聚集到河边高高的堤岸下。没有男人敢混入其中。随着晚祷钟声的敲响，黑夜来临。最后一下钟声响完，姑娘们便纷纷脱去衣物，走进水里。顿时，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堤岸高处的男人们，使劲睁大眼睛，欣赏着下面沐浴的女子，却看不到什么东西。但暗蓝色的水面上那些影影绰绰的白色身影，总能使诗意的人们浮想联翩。这情景不难让人联想到狄安娜和仙女们沐浴的情景，而且不用担心招致阿克泰翁^①的厄运。——据说有一次几个游手好闲的无赖凑了点钱，买通了圣母院的敲钟人，叫他提前二十分钟敲响晚祷钟声。尽管那时天色还很亮，瓜达尔基维尔河的仙女们却没有丝毫犹豫。她们信任晚祷钟声甚于信任太阳，她们心安理得地换上了浴衣，浴衣通常薄如蝉翼。那时，我不在科尔多瓦。我在时，敲钟人拒绝收受贿赂，在朦胧的夜色之中，只有猫的眼睛才能辨认出年老色衰的卖橘子老太婆和科尔

^① 阿克泰翁：希腊神话中的猎手，因偷窥森林女神和水神们洗澡受惩罚而死。